

■岁月钩沉

王海波
故乡,无论离她多久多远,总会有一种情愫在不意间骤然涌上心头,且不吐不快。很多时候,这份情愫往往就沾附在极其普通的一瓢一羹里,这应该就是人们常说的“味里故乡”吧。

我的故乡在山区,常见的年糕烧法只有3种:冬笋咸菜年糕汤、草籽炒年糕、青菜炒(烫)年糕。说白了,只是挑家里有的食材,放上年糕或煮或炒,再美其名曰“某某年糕”而已。但在我的记忆里,儿时母亲谢年时烧的那餐年糕汤是最美味的。

谢年是一种习俗。临近春节,用祭拜的形式,送走传说中邪恶的怪物“年”,恭请福神,祈求新的一年平安健康、富足有余。确定谢年的那天,母亲早早起床,把前一天买回的几斤猪肉和两三天前杀了倒挂在吊钩上的那只鸡洗净,然后放入八尺大锅同时熬煮,熟了就摆放在八仙桌上用来谢年。

祭拜后,这些吃食自然会切一些给我们分享,而我单等的却是肉汁青菜年糕汤。烧法其实很简单,只是把鸡与肉熬煮出来的浓汤加上适量的水烧沸了,再切

上几株大青菜和些许大蒜叶,用锅铲翻上几翻,最后放入年糕和适量的盐,只待烧熟就可享用。

年糕丝拌着青菜送入口中,嚼上几嚼,再轻轻吹几下汤,小心地吸入一口,一起咽下去,那种油而不腻、软而不烂、鲜而不呛的特有味道便弥漫了整个感官,美得让人直叹“幸福!”

多少年过去了,这个味道只镌刻在了记忆里。现如今,年迈的母亲在全家团圆的日子里,有时候兴奋之余,也会在小辈的帮忙中重拾手艺,但那个味是再也吃不出来了,甚至心里会嫌油腻,只是为了哄母亲开心吃得津津有味罢了!

而儿时的零食,要数除夕夜炒的花生、黄豆、玉米、番薯干最有味。除夕“坐夜”应该是传统的、全民性的,但“坐夜”所依仗的方法可能是各有地方性的。

故乡的除夕,主角年夜饭演过,母亲收拾得当,就会捧出存放在角落好久的瓶瓶罐罐,一排儿亮相在灶沿桌上,里面装满了平时积累的豆子、花生等五谷杂粮。整年忙碌在外的父亲此时也会极其自觉地把家里的团箕、笊篮放在横放的竹椅上,然后点燃灶火。哥哥也早把一大盆黑不溜秋细沙粒捧到了

灶台上,这自然是用尽了他的吃奶力气。我?嘿嘿,屁颠屁颠跟在哥哥后面给他加油呗!

锅已经烧烫了,被母亲倒入锅里的细沙粒很快也烫了,半瓶花生趁势入锅,母亲用铜铲不停地有节奏地翻炒,左右手轮番上阵,父亲、哥哥会在母亲转身做其他事的间隙,上前炒上几炒,没有灶台高的我只有羡慕的份,特别是哥哥挤眉弄眼向我噤瑟的时候。这时,母亲就会安慰我:“等囡囡长大了,全让囡囡炒!”哥哥听出了话外音,也停止噤瑟,接过母亲的话:“妹妹长大后全让妹妹炒,哥哥烧火!”我自然是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个建议,乖乖坐到父亲的膝盖上,幸福地等着长大后那一刻早日来到!

说笑中、期盼中,不用尝,母亲就知道一锅花生炒熟与否,熟了,就把它铲到一个父亲适时递上的筛子内,滚烫的细沙被筛到锅里,留在上面的熟花生倒在了团箕或笊篮里,单等冷了开吃!

当然,“冷”是要经过我与哥哥无数次的品尝后才能得出的结论!这样一锅一锅地炒着,从花生到黄豆,从玉米到番薯干,要花上好几个小时,直至团箕、笊篮、筛子都晾凉

了。这时父亲的脸是全家最红最烫的,自然是烧火的缘故!

为了让后炒的冷得透彻些,我便跟在哥哥后面翻出扇子来降温。然后父亲帮着母亲把所有的豆啊干啊装进早被擦净了的瓶瓶罐罐里,留着正月初一和以后的日子拿出来慢慢享用。

对于故乡,留在我记忆里的味道大多是母亲的味:家养白宰鸭肉,一般等招待客人后,母亲给我们兄妹俩吃她用心留在盆角的那几块,味道是琼浆玉液般的好,也算对得住我们放学后天天给鸭喂蚯蚓的辛劳;充当主食的玉米糊,当时真不知为什么,年长我几岁的哥哥总是不挑番薯而挑上它,而我却喜欢吃母亲为我特制的玉米糊锅巴;晒酱里的黄瓜片,除了记得咸和母亲捧进捧出的辛劳外,还记得,那是青黄不接时的主要下饭菜;莽头卤烤芋艿,是能骗我几条街的,也是经常被哥哥用来换取原本是我拥有的,但他也喜欢其他小物件的美食;甜萝卜干和着泡黄豆,算是母亲发明的吃法吧,它是放学后我和哥哥不再嚷嚷肚子饿的良方……相比现在,故乡的日子是艰辛的,但又是无法忘怀的!

■心香一瓣

梦中又见老父亲

胡一一
我还在责问自己,为何那么长时间没有梦到父亲了?是我把父亲忘记了吗?父亲的点滴一直刻在脑海里,我怎么可能忘记?昨晚,我终于又在梦中见到了我的老父亲。

梦中的父亲只有60多岁的样子,穿着藏青中山装,笑眯眯地站在门边看着我,不说话。我想唤他,与他说话,可怎么也使不出劲来。我一急,惊醒过来,原来是梦。但老父亲站在门边的样子却依旧在脑海里闪现。我久久不能入睡,父亲生前疼爱我的景象,像放电影一样在我眼前呈现。

记得我刚上初中的时候,学校许是出于锻炼学生意志的目的,组织我们从大堰到奉化城区野营二日游。学校规定,大堰到奉化一定要步行,城区回大堰可以坐车。由于我晕车,于是决定与家庭困难的同学一起步行回大堰。

当我走到横山水库下方时,双腿像吊了铁柱一样沉重,脚底也磨起了血泡。我正担心害怕着,父亲骑着自行车飞驰而来。原来,父亲从已坐车到家的同学口中得知我步行回来,还在路上,于是特地赶来接我。看到父亲,我激动地哭了起来,心里涌出幸福的感觉,还有丝丝心酸……

记得我高中毕业下乡插队,父亲比我还紧张,怕我羸弱的身板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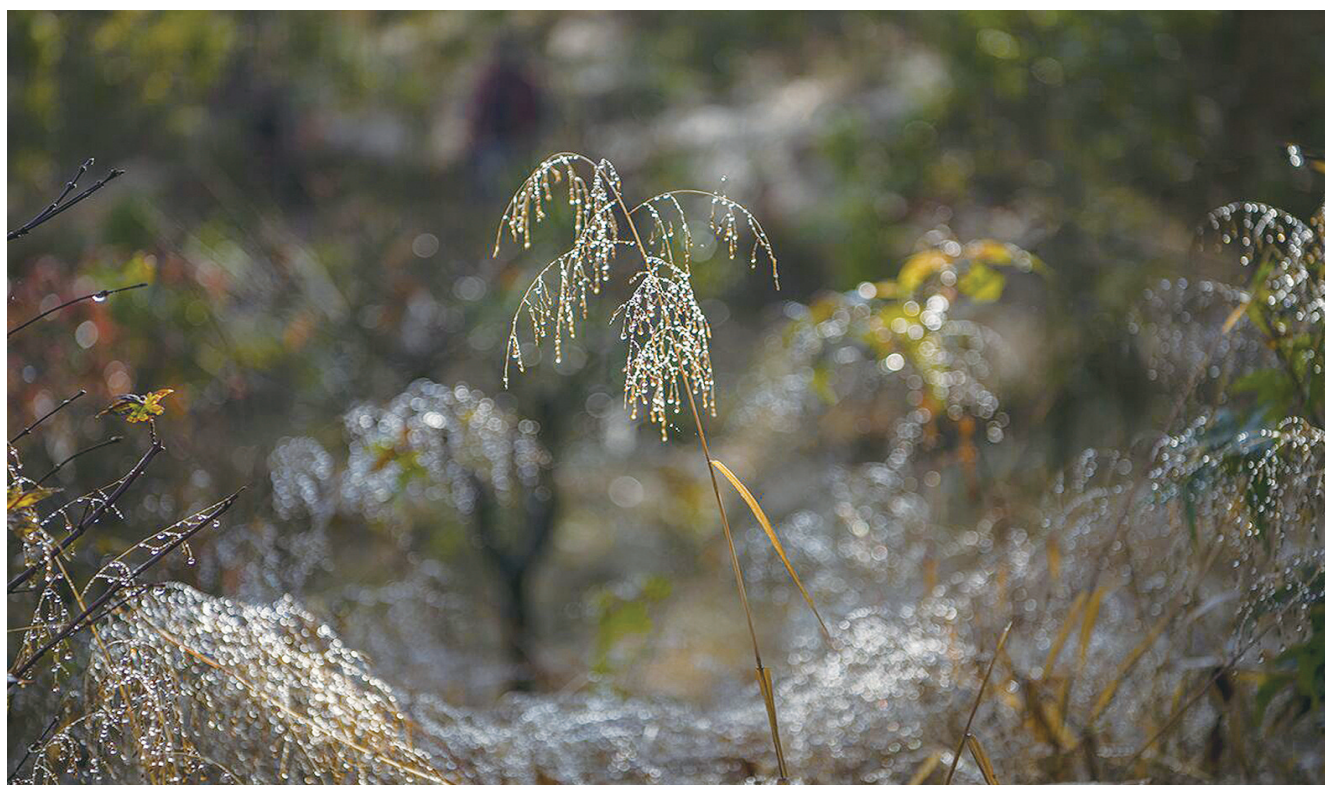
不起风吹日晒,怕我想家,怕我想吃零食没钱买……于是,父亲把抽了几十年的烟戒了,硬是每月给我寄10元钱,还把他心爱的手表摘下给我,说手表可以让我掌握时间和驱赶寂寞。当时母亲就说,如果父亲可以代我去插队的话,他肯定愿意,因为我是父亲的宝。

当我做了妈妈后,父亲把我这个“大宝”和我儿子“小宝”一起疼。怕我养孩子辛苦,叫我们一家三口不用在家“开火窗”,吃在他家,这一吃就是5年;怕我顾工作顾不好孩子,就自己抽时间接送我的孩子。

有次下大雨,儿子说:“妈妈,外公接我回家,把雨伞全撑我头上,自己的衣服都淋湿了。”我听后一阵心酸,本该由我挑的责任却让父亲承担了……

记得我儿子上初一的时候,有次把脚摔折了。丈夫和我由于工作忙,没法按时接送孩子。正当我们为儿子上课担忧时,我的父亲又挑起每天接送我儿子上下学的担子,把比他个子还高的外孙背上学校二楼去上课,这一背就是一个多月。但父亲只是轻描淡写地对我说了一句:“这家伙现在蛮重了,我快背不动了,看来我是老了哟。”

还记得……还记得……父亲的音容笑貌,我都记在心里。父亲,如果有下辈子,我还想做您的女儿!



草之梦

程海英 摄

端午

高黎杰

母亲的端午
就是粽子
全家人吃了粽子
就过了端午
一个人吃了或者
吃了别人家的
都不算

讲出不同的味道
粽子是一个引子

我的端午
是一种缱绻的情愫
甜甜的 粘粘的
是在同龄的小桌上
剥开温暖的欢笑声

父亲的端午
就是一个传说
一年又一年
一样的情节

是等父母们熟睡后
卸下重重的行李
在老院独自静坐
就像黑夜的沉思

■我的故事

我学会了“滴滴出行”

董荣华
今年3月的一天,经过朋友指点,我学会了使用智能手机中的“滴滴出行”。果然,我一出家门就看见手机屏幕上有一辆轿车缓缓驶向我定位的出发点。少则1分钟,多则3分钟,轿车就停在了我身旁,驾驶员师傅用疑惑的眼神向我核实:“你手机的尾号是6050吗?”我回答:“是的。”他打开车门让我上车。上车以后,我才反应过来:刚刚司机不会是在怀疑我这么大年纪的人怎么会用

“滴滴出行”吧?当下,我的心里涌上一股自豪感。

说起智能手机的一些功能,我们老年人都感觉仿佛是“天方夜谭”。过去,我们曾经梦想过能在路上边走边打电话,现在不但实现了这样的梦想,而且小小的一部手机,功能真是多得不得了,如照相、录像、录音、计时、计步、存款、付款等。用支付宝、微信预约挂号,你可以直奔医院,到预约的医生那里等待就诊;不用上机场、火车站售票厅,就可以提前购买飞机票、火车票

等。如果你打开手机里的应用商店,里面更是应有尽有!怪不得众人称赞:“智能手机是个宝,走遍天下少不了。”

对智能手机的操作,也要靠熟能生巧。由于我年纪大了,白内障致视力低下,很难看清“滴滴出行”显示的文字。记得有一次,我在庄山小区附近打完牌已经是下午5时多了,于是在路边的银行前打车。但因为天气原因,再加上心急,我没在目的地“绿城”前加“奉化区”三个字,结果手机屏幕显示预付价为298元。

我吓了一跳,记得每次我在奉化城区打“滴滴”只需要8元啊,这是怎么回事?我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滴滴出行”给我导航到了慈溪市的绿城小区。幸亏我没有点击“确定”,否则奉化的“滴滴快车”可要抢着去慈溪咯。

学会“滴滴出行”后,我感觉老年生活幸福指数又提高了不少。如果时间宽裕,我就会悠悠地坐公交车出门,遇到时间有点紧张,就马上“滴滴出行”。你看,这样岂不快哉?

■生活七彩

爱唱红歌的外孙

王继忠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每一条河,袅袅炊烟,小小村落,路上一道辙……”当我在“关心下一代志愿者”活动现场唱起这首歌时,爱党爱国爱人民的情怀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

而那时,远在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读研的外孙也在留学生晚会上,用英语唱响了“我的祖国和我,像海和浪花一朵,浪是海的赤子,海是那浪的依托。每当大海在微笑,我就是笑的漩涡,我分

担着海的忧愁,分享海的欢乐……”动听的歌声飘在英格兰上空,优美的歌词打动人心,来自世界各国不同肤色的留学生不约而同地高声尖叫:“good!good!ok!”

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位于剑桥,剑桥旁边一片古老的建筑就是校舍,这里有世界一流的教授队伍、一流的教育设施、一流的科研机构。

外孙很争气,努力学习、广交朋友,多次拿到国王学院最高奖助学金。他在一次同学聚会时唱了一首《我的中国心》,当唱到“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时,心潮澎湃、无比自豪,激起了同学们对

中国的向往。2019年2月,外孙获评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亚洲留学生唯一一名“英才奖”。

其实,外孙自幼跟随我生活。我当过兵、从过警,爱唱革命歌曲。外孙耳濡目染,也喜欢哼上几句。外孙读幼儿园时,我教他的第一首歌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走……”当时,外孙唱这首歌参加演出,还得到了一朵小红花。那时,外孙虽然还不太懂歌曲的意思,但却在心里埋下了红歌种子。

毕业于奉化中学的外孙,高考

后被广州暨南大学录取。4年本科生生涯中,无论是学校演出,还是假期回家,他总爱唱革命歌曲。

因为我们全家都是央视“星光大道”栏目的粉丝,外孙提议家里也举办一次“星光大道”。我大力支持,陪着他到超市挑选奖品。“家庭星光大道”上,全家人人放歌一曲,个个都有奖品。奖品虽然便宜,价值只有10元、20元,却值得我们永久回忆。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你看,外孙又在家唱《歌唱祖国》了。



盛世年华花似锦

郭晔蓉 画